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六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卬觀津人○索隱曰案觀津縣屬魏郡

以言其累禁在觀津故不父世也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

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

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

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

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

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魏氏案

宗室諸竇○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魏氏案

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乎為宗室也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

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

邪○漢書曰竇嬰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案益藥布諸

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

用○蘇林曰自令裁度而為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

盡破白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
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元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
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
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
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
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
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也論音路頓反是白明也
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魏其侯也
音釋謂怒也漢書則妻子母類矣魏其侯然之乃
遂起朝請如故挑侯免相昭帝曰密矣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
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
易徐廣曰老一作估又昌兼反又當潔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
也多涉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騰也魏其侯然之乃
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蚡反生長陵

武安侯田蚡

魏其也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人諸郎時人請公年少

魏其也魏其也蚡益貴幸為大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擊五諸書應劭曰

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擊孟中亦為法成諸書諸子王太

右賢之徐廣曰即蚡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

賓客計數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

客進者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絳病

免上議置丞相大尉藉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

之今將軍初興未知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

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

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藉福賀魏

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

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

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

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

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

娶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

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以禮為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廢

宗室母節行者除其

竇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

竇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

綰請無奏事東宮○索隱曰欲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

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

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

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

侯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

益附武安○索隱曰韓安國者魏諸侯及武安者貌侵○索隱曰侵

云○索隱曰生貴甚○索隱曰小非痛折節以禮誡之天下不肅○索隱曰

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索隱曰肺腑音附

六肺木孔附木皮也詩云如非痛折節以禮誡之天下不肅○索隱曰

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已不熱天下不肅或解以為當是

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十石權移

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

坐其兄蓋侯○索隱曰王信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

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為

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廡○如

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

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

曲廡之名通帛曰曲廡曲廡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廡後房婦女以

曲廡上曲也○索隱曰說文曰曲廡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

曲廡上曲也○索隱曰說文曰曲廡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

曲廡上曲也○索隱曰說文曰曲廡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

曲廡上曲也○索隱曰說文曰曲廡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

曲廡上曲也○索隱曰說文曰曲廡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

勢其游如父子然猶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

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禮曰

安敢以服為解請請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

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

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

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擇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

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

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鄩

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丞

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

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

棄將軍雖貴豈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

有郟乃謾曰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

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

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

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

潁川橫甚民苦之請察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

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復丞相取燕王

女為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女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

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

又與夫有却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上酒曰

大行壽曰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如

能滿觴失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

也特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

索隱曰灌嬰孫名賢也

索隱曰灌嬰孫名賢也

索隱曰灌嬰孫名賢也

索隱曰灌嬰孫名賢也

索隱曰灌嬰孫名賢也

索隱曰灌嬰孫名賢也

索隱曰灌嬰孫名賢也

索隱曰灌嬰孫名賢也

恣穎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

披○索隱曰案魏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

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

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轍下駒張晏曰晚頭

小馬在轡下贊曰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

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索隱曰

案晉為云藉也○索隱曰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盛能為石人邪○索

高曰謂帝不如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而人得長存也○索隱曰上謂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

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車門

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

曰秃老翁言變無官位反接也○索隱曰韓御史大夫謂丞相

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謙○索隱曰韓御史大夫謂丞相

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

灌夫

其言皆是如此七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謝不自

殺○索隱曰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

無大體也○索隱曰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言魏

其所言灌夫頗不離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孝景

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

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

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索隱曰案尚書无此景帝前

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召其○索隱曰案尚書无此景帝前

魏其矯先帝詔○索隱曰案尚書无此景帝前

帝四年三月○索隱曰案尚書无此景帝前

志病麻○索隱曰反麻病也○索隱曰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

食治病○索隱曰死矣○索隱曰有惡語為惡言間上○索隱曰故以十

二月○索隱曰案張晏曰月○索隱曰論棄市渭

城其春武安疾病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使巫視鬼者視之見

八十一

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紛疾見魏其灌夫

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九日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

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索隱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

光四年侯信之元年建元元年說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

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

三年武安侯坐衣襟禴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非

正朔衣若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徐廣曰建武安侯為太尉

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

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

武安時為太后故耳索隱曰察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為及聞淮

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索隱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波筴而名顯魏其

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

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確杯酒責望於彼

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舉廢不載竟被惡言嗚乎哀

哉禍所從來矣

灌夫

索隱述贊曰竇嬰田蚡勢利相雄威倚外戚或恃軍功灌夫曰

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辟倪兩宮事竟不直冤哉二公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二〇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陰之界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西

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

騶田生所。索隱曰騶田生所。騶田生所。騶田生所。

田生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以安國及張羽為將扞

吳兵於東界音響音汗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

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立而母弟竇太后愛之令

得白饋且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王子聞之心弗善也太

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命韓安國為梁使見六

長公主除廣曰景帝姊。索隱曰景帝姊。索隱曰景帝姊。而泣曰何梁王

之惡而太后曾弗省也井反省者察也。索隱曰省音仙。去前日吳楚齊趙七國

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觀難梁王念太后帝在

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呂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

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

望梁王

索隱曰案謂苛。小札以責之。

梁王父兄皆帝王

見者大故出稱蹕

入言警重 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佗鄙縣察

索隱曰漢書音義孟反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

之也今梁使來輒察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

王之為一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

喜曰為一帝之言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

乃為太后遺憂乘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

更賜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

獄吏田甲辱安國安

安國曰死灰獨不復

使者拜安國為梁

就官找滅而宗甲

詭說之欲請以為

詭羊勝說孝王求

利漢用事謀臣及

殺故吳相索益景帝遂

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

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

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

大王自度於皇帝孰

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

提三尺劍取天下者

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

雖有親父安知其不

諸侯悅一邪臣浮說

太后故不忍致法於

覺寤有如太后宮車

下謝安國曰吾今出

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

安國

下

下

下

之力也於是景帝太
官居家建元中武安
物遺蚡蚡言安國太
為大司農聞越東越
王降漢亦罷建元
來請和親天子下議
漢與匈奴和親率六
曰千里而戰兵不獲
舉難得而制也得其
不屬為人○索隱曰
制其敵且彊弩之
漂鴻毛非初不勤七
安國於是上許和
○索隱曰
其明年則元光元年
因大行王恢言上曰
匈奴初和親

信邊可誘以利陰使
邑令丞吏以城降財
翁壹乃還詐斬死罪
長吏已死可急來於
直○索隱曰當是時漢
馬邑旁谷中衛尉李
大夫李息為材官將
護軍約單于入馬邑
輜重於是單于入漢
畜牧於野不見一人
尉史曰漢兵數十萬
引兵還出塞曰吾得
已引去漢兵追至塞
度弗及即罷王恢等
兵三萬聞單于不與

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提取辱耳徐廣曰提作抵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返漢書音義曰也繞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返曲行避敵丞相紛紛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見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索隱曰徒何董遂索隱曰徒何臧固索隱曰徒何郅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徒何士亦以此稱慕之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與亦舉名士也

韓安國

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蹇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漢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掠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

元胡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曰一云廉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正忠厚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為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相死灰更燃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謗雪泣悟主巨節可亮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遂得燕公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曰索小孝文帝十

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索隱曰索如淳也索隱曰索如淳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

常侍索隱曰索常侍為秩八百石常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隔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方立矣豈足道哉

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也索隱曰索為武騎郎將美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

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屬國公孫昆邪昆音竟索隱曰

敵戰忍士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

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

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黃善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案

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勒習在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

縱徐廣曰放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

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補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

鳥也一名鷲黑也多子可以其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

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二人者殺

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

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驚欲馳還走廣曰

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

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

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鞬其騎曰廣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

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鞬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

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射殺胡白馬將

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鞬令士皆縱馬是時會暮胡兵怪之不

李廣

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去

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父之孝景

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

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

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

有軍候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索隱曰不擊刀斗

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鐃器受一斗畫放飲食夜擊時行名曰刀

也蘇林云形如鎗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刀斗莫府省約文

書籍事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

然亦遠斥候未常遇害索隱曰案許慎誰南程不識正部曲行

伍營陣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

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

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

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

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大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
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
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
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
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
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
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太抱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
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
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
生得當
斬贖為庶人填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名強屏野
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
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去尉太尉二人呵止廣廣騎曰故李
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
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從右北平於是天

李廣

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
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
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鏃徐廣曰一視之石也因
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
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
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
產事廣為人長猿臂如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
學者莫能及廣廣誦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
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竟廣廣之
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
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
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
傷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元朔六年廣復
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

李廣

李廣

三

侯者如淳曰中饋也本而廣軍無功後二歲廣以郎中令將四

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

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

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

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

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徐廣曰南

間機張善弩之名駟索鄭德曰黃有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

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勝大也

索隱曰索大黃間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曰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

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

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

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

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

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

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也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元狩二年

李

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各聲

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

諸廣之軍更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

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

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按然無尺寸

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胡曰將軍自

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蓋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

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胡曰禍莫大於殺已

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

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

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八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

所居乃自以精與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徐廣曰主爵捕出

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其

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天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駃

騶

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識而

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歟○如淳曰數謂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母今當

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

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從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

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

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

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其基案軍亡道或失道人○索隱曰謂無

道後六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

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

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發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

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

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

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

李廣

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索隱曰

自劉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

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振放為郎

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

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振為代郡太守昔先廣死當戶有遺腹

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

景園墾地○索隱曰墾音人縮反又音乃銀反又音而宣反案墾

將軍擊胡左賢主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

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

報而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索隱曰

大類大雅也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

時方貴幸之諱去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索隱曰元而敢有女

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

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
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視地形無
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
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
賢王於祁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
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
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
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
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
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
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
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
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耻焉

李廣

○大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

之謂也○李將軍後如鄙人○索隱曰後音七句音詢口不

辭之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蓋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

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索隱氏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將天下無雙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音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棄居北野隨高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

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放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粥秦曰匈奴漢曰匈奴葷粥又

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唐虞以上有山戎獯粥葷粥周曰

獯粥秦曰葷粥周曰葷粥

則素駝○素隱曰韋昭曰背肉似驢羸○素隱曰察古今注駝駝

徐廣曰北狄駿馬○索隱曰說文云駝駝馬父羸子也廣志駝駝

云波蹄也發蒙記刺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母駒駝

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曰校郭璞注爾雅云駒駝馬青色音淘

驪駝徐廣曰音顛巨虛之屬○索隱曰說文云駒駝馬其名駒駝也

母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曰分母文書以言

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索隱

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

於太原毛詩傳曰言出與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方周襄

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

伐逐戎狄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洛邑當是之時秦晉為疆國

晉文公攘戎狄居于河西圖洛之閒徐廣曰圖在西河音圖

圖作國地理志云國水也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索隱曰三

白翟索隱曰索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翟路氏杜氏以赤翟之

翟于其鄉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曰赤翟胡又晉師敗

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獲白翟之地遂至干西河也秦穆

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之自隴以西有縣諸緄戎翟獯之戎

徐廣曰在天水象音丸隴山涇漆之北有義

渠大荔徐廣曰後更名其王城後更名

理志云臨晉故大荔林胡樓煩之戎索隱曰如淳云

名在北地東氏音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

日服度云東胡烏類保鳥桓山以為瓠谷隨水

無常處恒以之名烏號為姓各分散居豁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

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

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鉤山名在雁門

拘韋昭云山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索隱曰服虔云句音

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

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於惠

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

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昭王母也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

主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

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

代並音傍白陰山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下至高闕為塞

徐廣曰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

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

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至襄平索隱曰韋昭

名在上谷

也置之谷渙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
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秦三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

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承以收
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秦太東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通音丁而通直道林云去長安
八千里○正南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因邊山險澗谿谷

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韋昭云又度河據陽
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

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

曰案單于姓寧輒氏其國稱之曰橐黎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為
橐黎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人之類也言其象天故曰橐黎孤塗

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故曰頭曼○韋昭
在胡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扶會也

○索隱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
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

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冒後有所愛閼氏

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

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

不來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

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

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

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
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
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元廣曰秦二世是時東胡強盛聞冒
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群臣

匈奴一

○索隱曰閼氏舊音局去匈奴皇太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
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此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接取其上英鮮
者作烟支謂人持筒用筒吹烟色香少時再三過見烟支今日始視
紅藍後當是也其種匈奴故名妾作閼氏余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
不作此讀

漢書也 生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
氏

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

則鳴也如今鳴箭也韋昭曰矢鏑飛 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
不來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

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
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
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
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
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元廣曰秦二世是時東胡強盛聞冒
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群臣

群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柰何與父鄰國而愛
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
頓欲得單于一翳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
闕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
子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
居其邊為甌脫音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
向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
一爰反甌脫音同活反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
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子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子之諸
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後者斬遂東擊東胡東
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去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
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居河侵燕代采復收秦所使蒙恬居河以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
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立與項羽相距中國能

匈奴

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
子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以云然至
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
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各蠡王服虔曰音度蠡又作黎
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侯音都隱曰大姓
者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
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頭下氏婚姻蘭氏其後有
須卜氏頭下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索
以直為案此氏云古字訓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
直上郡以西接月氏○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
亦羊武都郡其種人分寬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慕文云氏
之西南今阿開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曰案謂匈奴所都
屬前地若庭故云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各

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

長什長一里索隱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什長又有什伍理秦

百之中疑也裨小王相封一作廣曰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

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城亦龍字

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踏林

是也又音昭音多音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於鵠鵠課校人畜

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車漢書音義曰

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

長左西北鄉曰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

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捕首虜賜卮酒而所得肉獲囚

以子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曰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

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

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

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

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

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

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

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廣

日在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

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索隱

傳云赤高帝乃使使聞厚遺關氏關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

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

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

取關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索
音附傳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
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
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
樊噲往擊之復按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
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
室女公主為單于闕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
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
來苦上谷以東高祖謂孝惠曰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
乃為書遺高后友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高后語曰
食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一半野牛馬之域至邊境願遊中
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
漢書李布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
年三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塞美殺略人民

匈奴一

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
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
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亡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
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索隱曰漢書漢邊更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難氏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
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
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
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神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
樓蘭徐廣曰一烏孫呼揭及索隱曰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
為匈奴索隱曰已入匈奴國也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
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
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索隱曰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雲
淺奉書音火胡反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
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

中來至新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

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

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此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

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雲淺遠朕書曰

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

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

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

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

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其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

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音明告諸吏使無

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此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

繡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繡為表綺為裏以賜

繡袷字林云袷衣錦袷袍比余繡為表綺為裏以賜

無縻也音公袷錦袷袍比余繡為表綺為裏以賜

也蒼頡篇云縻者為比縻也為縻蘇林云余謂之縻黃金飾具帶一

黃金胄紕一徐廣曰或作縻而縻一字索隱曰

要中大帶黃黃金胄紕一徐廣曰或作縻而縻一字索隱曰

或謂張曼云料甲郭落帶瑞也也木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

靈王賜周紹見帶黃金印此延也明華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

師比則胄與師並相近而說也異謂十匹錦三十匹赤縹綠縹

各四十四匹文云縹縹也使中大夫意謂者令有遺單于後頃之

冒頓死子稽粥立音難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

立徐廣曰一云稽粥弟二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

氏使官者燕人中行說傳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行

也為漢惠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

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吐凡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

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此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

盡歸於漢矣韋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

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

不如渾酪之使美也音奉反索隱曰字林云音

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謀其人眾畜物漢遺單于書牘

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
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
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
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
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日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
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
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衛如此父子各得父相保
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
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與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
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
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
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
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作陽此亦音羊其父
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

交怨望而室屋之極至力必出

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出盡極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竭

竭也屈音物反

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

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

音樂利也而佔

佔昌占反衣裳貌

冠固何當言雖後著冠固何當所益索隱曰都髮曰

多口居室中固自且着冠且不足貴也小顧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耳雖自謂着冠何所當益也

自是之後

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

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

苦惡

韋昭曰若廉也音若靡監之監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蹂日

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

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為虜人民

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使奇兵入燒回中宮索隱曰服

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候騎至雍甘泉索隱曰

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

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索隱曰案表

盧作族古今字

異塞侯魏邀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
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餘廣曰內史
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
驕歲入邊殺略人戶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
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
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
居離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名樂彦云郎中韓遼遺
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
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
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滌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信義絕約忘萬民
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
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闐然更始徐廣曰闐音朕甚嘉之聖人
者日新政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止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
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息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

匈奴

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旦降故詔吏遺單
于林葉金帛絲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
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
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
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
及飛鳥踐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索跋音岐又音企言蟲豸
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也音跋惟南云貝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
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案
釋放使國逃亡遺遣之歸本國故單于無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
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
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
可以父親後無各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
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孝文皇帝復

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元初六年崩而後

年答單于書其間三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

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

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

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騎入代句注邊烽

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

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

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

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

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東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

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補音壹音壹音壹音

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

騎入武州塞索隱曰蘇林云在鴈門也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

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

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也人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傲

隱曰世淳六所塞郡皆置尉尉史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

殺之徐廣曰一云乃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

疑之乃引兵還出口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工漢

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

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卒造兵謀而不

進斬恢韓長孺傳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

之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

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

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

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

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赦廣赦廣贖為庶

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

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
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
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
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
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
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
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音音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漢書音
音音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
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音音
音音於單于降漢漢封單于為步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
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
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
騎殺略數千之匈奴右賢王怒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

匈奴

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
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音音
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
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
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
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
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二千
餘騎音音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
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出右將軍
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用其
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音音無近塞單于從
以誘能漢兵微極而取之音音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
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適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

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

之休屠王右地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秦奪其地後徙
也謂金人似為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為主人浮圖金人是
也謂金人似為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為主人浮圖金人是

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昭曰張掖縣攻祁連山○秦

隴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祁連山
使美水草冬枯夏涼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
無部也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者也

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

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

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圍李將

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

漢失亡數千人合騎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

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

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唐曰元漢使驃騎將軍往

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虜十萬於是

漢已得渾耶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

匈奴

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

新秦中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

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

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

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

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

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

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背漢圍

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

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

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

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

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

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

禪姑行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

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

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

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壹訪議高堂崇對漢馬死者

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

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

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且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

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

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

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

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

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

南越遺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

匈奴

○索隱曰其音子餘反臣贊云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

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索隱曰臣贊

居千亦不見匈奴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

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問

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

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

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

地母為也語已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

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

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

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

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

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

郡以葭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

十四

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漢書音義曰此烏孫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三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主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

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

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

徐廣曰屯胡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二歲單于死烏維單于

立十歲而死子為師廬徐廣曰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

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

泉墩煌郡兒單于江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

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

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二師

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數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

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

單于使人問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遂即來迎我我即殺

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

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

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

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

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與謀圖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于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响音响又犁湖為單于是歲大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廬前音廬前又而使遊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賊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

都尉且鞮侯為單于

○索隱曰且鞮音子餘反鞮音低

漢既誅大宛威震天下天子

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

公羊傳曰九世猶可復讎乎雖百世猶可也

悼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復讎乎雖百世猶可也

歲大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

得歸單于初立恐漢龍多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

我文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賤

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

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

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

軍擊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涿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涿音治○索隱曰涿音治

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

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

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

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胡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

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

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

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

擊胡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徐廣曰索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

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夫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

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

降匈奴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親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索隱曰

之辭也實而廢之是也忘諱當代故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

一時權徐廣曰微音皎索隱曰微音工亮反言求而務謂其

索隱曰以便偏指不參索隱曰索謂說首謀匈奴其直

彼已將率人詩云彼已之子索隱曰彼已者何詩

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

與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

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檢沈董粥居于北邊既稱夏裔式憬周篇頗隨畜

牧屢擾塵煙爰自冒頓尤聚控弦雖空幣藏未盡中權

匈奴列傳第五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國



SPRINGER

111

